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卷二十二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黄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書林周日校刊行

孝宗敬皇帝

戊申弘治元年春正月命右都御史屠滽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調何喬新為刑部尚書○陞給事中賀欽為陝西左參議

欽以毋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于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厠其問。二曰薦賢才以

輔治道。謂新會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職掌不過洒掃供奉。關防出入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虜庭。或勸易儲嗣。或謀賄易后妃。或邊功啟釁。或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或導進淫巧。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掌奏牘預大政。外不可使守地方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妖

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其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澆殘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自善疏入允辭

閏正月命修憲宗純皇帝實錄○二月帝耕籍田時耕籍禮畢宴群臣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都御史馬文升厲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耶即斥去時論偉之

致仕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陳俊卒俊由南京戶部改吏部歷九載請老至是卒○三月帝視太學謁先師○起用降謫主事張吉王

統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李文祥張吉等並以言事得罪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巏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蠻夷嶺海之間毒霧瘴氣與死爲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付吏部皆起用之

初開經筵

少詹事楊守陳上講學勤政疏曰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於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則雖異世而同心孟子見一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況逢天王之明聖者乎臣

請陳之而陛下擇焉夫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也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者也臣昔忝宮僚伏覩陛下儼然端拱則誦經書未嘗降一語問以第究聖賢之旨儒臣肅然進退略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於諸司之條

例群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官之語而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陛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拔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屏棄者異時欲收而愛之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欲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欲憎而黜之今日之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嫌而廢之豈能始終如一而弛乎詎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陛下遵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

一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一時則侍班諸臣佐之而復解詳釋旁引曲諭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為不肖事何者為得何者為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歷代為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經筵而無慚凡四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俾陛下退朝常御前殿或後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務一遇經書題奏或有奇字與義則

録示講官使解或名問使對一日之間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夫萬機閑暇之際旦氣清明之時湛然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以致政事多失天下不安凡一念之萌一事之作惕然警省必務除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得天下久治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陛下之得於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于朝則陛下御文華門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巻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略節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决之鎮守官巡撫巡按方面及府衛正

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亦略節口奏陛
下令有司承旨而議行之有見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
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陛下御文華殿召內閣及府
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各求
其當而無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正當歸
一之論陛下更審處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召內閣大
臣面議可否而批答之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奉事之餘
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
諸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五方之風
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讜切實者輒議
行之其讒佞諂諛者則斥逐之愚戇狂直者則容恕之

容納不能言者令具本奏之併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天下之耳目爲一已之聰明則陛下之資於外者傅如堯舜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爲腐談詢岳達聰爲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群臣面議但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門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謂可以致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吏部尚書王恕奏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議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聽明於左右之人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

出於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欲察識之真
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
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
隨才任使亦可以啟沃聖心而進於高明矣

夏四月天壽山大風雨雹

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既被劾罷劉吉慮科道有言乃
阿結科道昏夜款門遂建言當超遷掌科道之官待以
不次之位祈免彈劾左庶子張昇上疏謂應天之實有
大本有急務大本在心急務在政心在陛下固當無時
而不謹畏矣政以人才爲先人才以輔臣爲先可不慎
乎初科道首以萬安劉吉尹直爲言安與直以次罷進

惟吉偃然獨存知今日惟科道得言遂欲超遷科道不知朝廷用人惟取賢能不論方類吉彔佞取悅無所不至自是科道無復肯言而群臣靡然附之臣恩陛下方日御經筵虛心聽納吉以忠失爲夫爲講官領袖臣與之旅進旅退實汗顏也先時貴戚萬通萬喜萬達等依憑宫闈兇焰熏灼吉與締姻請託公府賂入私門李林甫之蜜口劍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吉實合而爲一因數吉十罪請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

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僧繼曉伏誅

給事中林廷玉追論姦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已發

回爲民然盜竊賞賚家資鉅萬日擁美姬以自娛稱
故鄉優游自在非所以昭典法而示鑒戒也上納其言
遣錦衣衛往捕之時繼曉在家尚以勢熏人左布政
使黄紱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逆出
名掃墓實逸賊乃檄武昌府館之後堂好飲食之無令
得出入俄錦衣衛官至檻送京師伏誅
虜把禿猛可可汗死阿反立伯顏猛可爲可汗○秋七月
陞陝西按察使許進爲僉都御史廵撫大同
成化間北虜大抵乜剌爲強小王子次之二種反復相
殘並陰結朶顏伺我塞下即貢馬二種亦相繼往來恐
中國左右以故雖深入彼自相猜忌不能久留内地未

幾滿都魯衰弱不知所終而把禿猛可王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干屢遣人貢馬弘治初把禿猛可死阿歹立其弟伯顏猛可爲王虜中以太師官至尊王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伯顏猛可及其酋長與乜刺酋亦遣人貢馬時馬文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進數條邊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進既至輒允下進嘗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乜刺二種聞進威名遣其酋長哈桶察察少保等貢馬二年三貢每貢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皆猶兒庄入比至塞皆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諸虜留塞外者亦時與酒肉華人盜虜馬請斬徇大同宣府河曲皆無虜患

定封贈繼母之例

吏部尚書王恕疏驗封清吏司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子應封父母者繼母亦該授封諸司職掌內不曾開有繼母二人三人俱封贈亦不曾開有繼母止封一人止有應封妻者繼室只封一人之說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子之於繼母禮有斬衰三年之服繼母或一人二人三人遇有大故爲之子者皆當依例守制遇有恩典似不可止及一人今寺丞文林請給父母并二繼母誥命揆諸天理民彝似合給與以後遇有應請誥勑官員或有二三繼母者亦照此例一體請給弘治元年　月日奉聖旨諸司職掌原無封繼母之文後來許封一

人已是加厚了文林勑命只照見行事例與他○王恕又題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看得主事唐錦舟係正六品官例該封贈父母及妻查得伊故父唐仁先任吏科給事中已關勑命故母周氏故繼母周氏俱已封贈孺人訖今本官乞要封見在繼母舒氏若拘常例止封一繼母緣前繼母係伊父請給勑命所封非本官所給勑命之所封今要封其見在繼母亦是止封一繼母非封二繼母也若不准令封其見在繼母止令封其妻使其繼母穿着常服坐於其上其妻珠冠霞帔立於其旁爲子者寧能自安爲婦者亦何忍爲似非聖朝教人以孝之意也合無准令主事唐錦舟封其見在繼母舒氏

今後該封繼母者止封見在繼母一人若前繼母曾因
父受封後繼母見在亦照此事例封之如此則姑婦同
榮母子皆安弘治元年　月　日題奉聖旨是唐錦卅
准封見在繼母

定禁文職奪情起復

吏部尚書王恕疏切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懐
故父母沒子服三年之喪所以報本也古昔聖人緣情
制禮之意萬世行之而不可易者我太祖高皇帝斟酌
古禮定爲時制凡文職官吏監生生員知印承差人等
聞父母喪者悉令丁憂守制所以敎之以孝也而守制
止於二十七月所以示之以有終也今潘俊等雖是守

藝之人已居官食祿亦係應守制人員陛下因該監官之請而許其奪情起復臣等所以言之者蓋謂有違前項事例使忠臣孝子聞而議之心誠不安欲望陛下著爲定例自今以後凡文職官吏人等聞父母之喪非身任金革之事悉令依例守制終喪敢有營求奏保奪情起復者許科道糾劾本人以匿喪論奏保之人以違制論如此則人知所警懼而相勸勉於孝矣弘治元年

月　日題奉聖旨是

八月詔議孔子從祀

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如荀況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吳臣

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程敏政上言臣聞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輕議焉況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千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廟廷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玼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謨範者莫知所教爲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爲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

官欲出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亦在
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于改作
臣考之于書揆之於心不敢妄爲異同謹書一條陳上
瀆聖覽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
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
注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
之類遂謂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
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議之可否而
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
隲之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
自刺不殊也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

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
卽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
其空名目爲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
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
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
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
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
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
註易傳祖述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
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
註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

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惧何武劾之而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决之得不死而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人乃禮家之宗而身爲贓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奸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惧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吴之際因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之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

諸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息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聖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

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惟安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初說禮數爲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禮非后氏則不復傳于世矣今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罪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一 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

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績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廷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賊而孔子稱瑗爲夫子决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聞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識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

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實名相符而不舛於禮也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于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

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及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所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誠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評。大約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耳

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言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
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
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
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
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
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爲闕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
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爲瑗無著述之功則元
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
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者教于學者死則爲樂祖
祭于瞽宗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
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宮最得禮意一

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于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子弟之所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之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杞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啟聖公神主以杞國

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太中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掾之中薦以代之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啟聖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俱詔廷臣議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益於經傳則爲

融楊雄昔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殘蠹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是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云

八月陞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為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冬十月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改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為禮部尚書工部侍郎張悅為禮部侍郎

洪謨在禮部嘗言書蔡氏傳璿璣玉衡非是以故占步不合乞更定又西番烏思藏者合諸族入貢徼賞踰舊額歲益至三四千人河西諸番復詭烏思藏族益不可詰謨請視海中倭夷例給勘符二十道每貢書首使名

及貢物符上識以舊賜金印至闕驗納否則斥去成化
糧所當食不食衆議宜賀讀言陰盛故不可賀竟不賀
對是以疾致仕
陞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參政
先是太監李良與御廐爲都指揮王欽梁宏乞陞都督
僉事得之兵部職方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
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恩
當正典刑疏而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陸容蘇州
崑山人弱冠爲縣學生即有志經濟大業力於經史百
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究竟舉進士
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章奏日三四上尺牘

情虜實地里險易兵力分合皆具中肯綮事下九卿人驚服而於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乞陞數事尤偉陞武選郎中值上登極上疏論八事曰儲養台輔教導勳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在職方有名例遷京堂時劉吉柄國謂容侵官將陰中之出為浙江參政容蒞浙江尤有聲既而竟以朝覲考察去位聞者大駭凡在君子之列者無不憤惜容著述甚富有式齋稿菽園雜記等書○按陸容在當時名實素著竟以考察去官此在弘治初劉吉當國雖王恕宰吏部馬文升掌都察院蓋已然矣

一胡端敏公在嘉靖間乃謂近年吏部上遵內閣分付下

畀科道彈劾多將剛正有爲不肎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人才缺乏蓋亦未究其所由來也乃後則又爲一經考察禁錮終身自非尊德樂義藐視富貴之士鮮不爲柄臣所制矣

十二月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愼復據哈密

是時阿黑麻強言罕愼非脫脫族安得王哈密哈密我當王欲殺罕愼畀未敢發乃好語罕愼曰吾爲若聯姻若爲王益安無外侮罕愼喜許阿黑麻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愼頂經結盟遂殺罕愼

調給事中周紘爲南京光祿署丞御史張昺爲南京通政司知事○給事中陳壽陞大理寺丞尋改南京光祿寺少

卿

時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爲首。及論劾大臣。必連及劉吉。又南京科道薦王恕入閣乞罷劉吉等。言尤激切及王恕起爲吏部。劉吉代萬安專政遂不相合。恕有所行吉輒從中沮之有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昺南京教塲點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刁蹬。劉吉票旨云。周紘張昺點軍不到。如何不即奏聞。却乃展轉刁蹬。控制任已。從寬調外任了罷。恕復奏言天下大事。賞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爲治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伍之罪。反責點操之官。後來何以使人哉。吉不聽。必欲調外任。因不知外鈌票旨張昺調南京通政司知事。周紘

謫南京光祿署丞王恕奏薦戶科給事中陳壽為大理寺丞吉諷御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少卿恕又薦太僕少卿白思明為左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沮抑然不明言為吉所沮但屢疏辨明求退吉票旨云不必深辨人皆知恕為吉所媢嫉畏其威權不敢言也

狐狸來歸授金吾衛千戶

初正統中沙狐狸隨英宗駕于虜中汲水取薪極其勤勞也先先奇之召問中國如爾比者幾何對曰我何足數勝我而精緻者十萬也先曰何不以此輩來迎駕曰先是往征東南諸國未回回即來此矣也先色動及駕旋

彼留虜中虜授爲士卒頭目。爲用事納婦生子。遂致富
貴亦嘗奉虜命至朵顏三衛開馬市。如是者殆四十年。
至是訪得舊在中國時所生子。令輸情于朝。期以明年
當遂歸朝其子以聞上允且深憫之如期率其胡婦胡
兒一家悉至所携輜重甚富。入見上上恐其詐下所司
詳驗莫有識者狐狸曰先帝嘗賜我一綉囊曰此周太
后手製也所司取以進太皇太后曰此眞先帝物也上
乃授以千戶賜宅一區
己酉二年春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改左都
御史馬文升爲兵部尚書
先是阿黑麻雖殺罕愼亦未敢顯言據哈密即遣使入

貢。言罕慎病故國亂。乞遣太通事和番。立我為王。居哈密領西域職貢。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外夷北虜最強。屢入貢。乞通使。我不聽。阿黑麻小夷。且與哈密各有分地不可輒通使。亦不得王哈密。彼若入貢。我亦不拒。請勑阿黑麻諭令還王母及金印。還我哈密

名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屠滽。掌院事○陞僉都御史秦紘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中書舍人吉人削籍。兵部主事李文祥。降貴州興隆衛經歷

先是李文祥。出為咸寧縣丞。王恕重其才。尋奏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媒孽文祥。並前妄議朝政者。并逮詣獄。降邊衛經歷。吉人

爲民

詔御史湯鼐壽州知州劉槩戍河西庶吉士鄒智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

先是御史湯鼐差印馬赴內閣會勅言新政之初公等輔國政未見盡善萬安曰我輩極力替襄裡面不從鼐退即上疏劾安等不當以裡面二字語外人由是內閣深銜之及安罷劉吉當國適壽州知州劉槩考滿來京鼐壽州人與槩往返論時政槩嘗遺書與鼐言夢一人騎牛背上陷淖中公左手把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入正路其人謝而去蓋人騎牛背正我朝姓字惟五色石子不可曉意者公首抗疏論時政爲彈之第一義耶

附内閣者發其事。御史魏璋。即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
飛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朝政。嫉鄒智者。因入智名下
詔獄。智親身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獄官
苦訊智。智書詞曰。智劉槩湯飛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
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
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
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積之具。當事者恨智坐智
飛槩妖言惑衆罪死。刑部侍郎彭韶辯不判。吏部尚書
王恕上言。槩之書詞。固爲狂妄。其夢有無。亦未可知。原
其心。不過與人爲善之意。初無惑衆亂民之情。今比擬
妖言論死。使囚死于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哉。書奏。旨

云劉槩造妖言。引諭非類、法司比擬未爲不當。何遠等來說且監着。後鄒及槩竟發充軍。鄒智謫廣東石城所吏目。

改禮部主客主事蔡清爲吏部稽勳主事

清上時事嘗見三劉。又疏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以獻其後錄用殆盡時庶吉士鄒智以危言傷時并逮部獄坐妖言極刑刑部侍郎彭韶執不肯署刑部尚書何喬新方病在告吏部尚書王恕上疏論救猶未允釋清以喬新典邦禁即詣其第強之出喬新乃亦疏救智得不死謫官海南清復以詩送之

吏部尚書王恕上輔治疏

伏覩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額外濫設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不然矣前者陛下將內官論年遞降蓋矯往年濫陞之弊欲復祖宗之舊制誠是也臣於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起內官其數頗多不知是日前遞降者不知另是一起也前既以爲濫而遞降之今何不以爲濫而復陞之似乎不可舉措如此其何以示天下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太祖太宗復見於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及登寶位又罷貢獻織造屏去一應珍奇玩好之物

治近習蠹國亂政邪術欺君罔上之罪迸逐刺麻番僧法王佛子國師革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莊田蟒衣等項裁抑奢侈奔競凡數事皆敗名器損國體傷民財臣民所不欲而不能革非一日矣陛下一旦而盡革之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賞內官如此若復濫賞莊田蟒衣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欲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後不可得此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一機也可不慎歟况今北虜在邊災異迭見此正君臣上下同加修省之時而國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而弭天變伏望陛下自今伊始於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務要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遠宗堯舜之道。近守祖宗之法。決不可爲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爲社稷憂。臣誠激於中。詞不能婉。干冒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太常寺請復傳陞官不許

吏部尚書王恕疏。看得太常寺掌寺事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劉岌等。題稱本寺。缺官供祀。要將餘故端仍復司樂。其餘王福居等。月支食米聽候差委祭祀一節。先因內外奔競無恥之徒。夤緣梁芳等傳陞京職。日積月累遂至千數百員。費耗錢糧。濫占皇隸。不可勝紀。互相交結。以邪妨正。又不可言。三年來。名器大壞。物議不平。惟陛下嗣位之初。首罷傳陞官員。朝野爲之改觀。人心無

不來狀迄今一年有餘事纔方定奔競稍息今劉岌等却項將徐啟端等復職食糧是爲傳陞官員並赤幟也若復用一人則數千百人皆相率而來豈勝煩擾豈不壞朝廷清明之政失萬邦黎獻之心所言難准且三年一次致祭嶽鎮海瀆歷代帝王俱遣樂舞生行禮若謂金山等處墳所四十五處祭祀官少不敷差遣照例差樂舞生行禮亦無不可何必開已閉之倖門引既退之小人然而此舉非真爲缺官供祀蓋是徐啟端央浼劉岌等假此爲名以求復進非惟起此弊端抑亦故違詔旨所據徐啟端俱合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傳陞降革再求進用者之戒劉岌等亦合有罪

三月徽王乞陞鈞州爲府不許

吏部尚書王恕疏臣等照得肅府見在陜西蘭州瀋府見在山西潞州荆府見在湖廣蘄州岷府見在湖廣武岡州立國多者八九十年少不下四五十年率皆仍舊未嘗改爲今徽府要將鈞州改爲府治又要將汝州郟縣魯山寶豐商州許州襄城長葛臨潁郾城鈞州密縣新鄭縣一十二州縣改隸所轄不惟異乎前四府仍舊之撰且啓前四府皆爲之端况今各處災荒軍民凋敝欲興此役實非所宜兼且州之與府於王頗無所與改與不改於王似無輕重以此言之不如仍舊貫之爲善也弘治二年三月十四日具題奉聖旨是不必改陞遂

冥書與王知道

例刑部侍郎彭韶巡視浙江

時浙江不靖勑韶巡視韶劾罷不職守臣誅其巨魁事遂定戶部言塩法阻壞即勑韶理塩法韶上塩場圖詩疏略曰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塩場始識其槩海指冐煎熬全資竈戶雖有分業塗蕩然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秋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飡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賤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蓄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下汗如雨隆冬破骨亦必爲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煮之時

燒灼熏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
崩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
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者百般逼辱舉家
憂惶此賠鹽之苦也病疾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
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
矜念遇事寬恤臣今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略分八節
合繪爲圖每各述以詩裝冊上進庶幾目擊貧竈之迹
以吏部侍郎楊守陳兼詹事府丞掌府事改張悅爲吏部
侍郎○夏五月定陞用科道事例
吏部議得推官知縣進士俱讀聖賢書俱由科甲出身
豈進士無錬達老成之人推官知縣皆不才奔兢之士

顧擇而用之何如耳。苟擇得其人。則皆可用。用匪其才
則皆不稱。此必然之理。不易之論也。今南京禮部精膳
淸吏司郎中李諒奏。要仍照舊例。於進士中。年貌相應
學行優長。及聽選舉人與在外進士知縣儒學官員。相
兼任用御史一節。誠爲得宜。合無准其所言。今後選用
御史。於在京各衙門辦事進士與未曾經一考稱職行
人博士及進士舉人出身推官知縣內選年三十以上
五十以下。人物端莊。語言正當。操行廉謹。才識優長。
者。送都察院理刑半年。滿日。聽本院考察。各註考語。
人送部。其不諳曉刑名。不堪爲御史者。別用。已經節次
題准。臣等切惟科道官之職。不職。係乎人之賢不賢。不

係乎新進久任也。人固有出身未久。而端重老成者。亦有歷官數年。而浮躁如故者。似難槩以久任新進。而論其賢否也。云云以後給事中御史有缺。仍照見行事例。兼用進士除補。永爲定規。弘治三年五月初四日具題。

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六月京師大水。詔錄囚徙。求直言。○秋七月陞福建左布政使戴珊爲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八月陞中允周經爲禮部侍郎。○以孔鏞爲田州知府

鏞平生以忠信自勵。事英憲孝三廟。皆處外。所至聲績褎然。言信行達。知田州峒獠倉卒犯城。鏞涖任纔二日。郡兵進已調發。衆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

乎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鏞曰然則束手伺盡乎衆曰即爾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值諫[illegible]鏞即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士兵鏞笑却之衆乃乘城伺賊啟門賊以爲出戰門啟一馬乘官人出二夫控絡而已門隨後閉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曰測姑導以行遂入林菁行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地一亦逝矣賊控馬入山林夾路冑裸人於樹者遙望見鏞叫呼求救鏞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鏞不顧徑入峒賊驚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其巢穴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

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于中鏞座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鏞爲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餒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剿絶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賫汝爾後無復刼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鏞曰我一語且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鏞曰我餒矣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鏞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鏞曰晩矣

我不及入拯可留此宿。賊除治中廳設床[illegible]
羅騎侍衛。明日賊從食。鏞曰。吾今歸矣。爾等[illegible]
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鏞顧曰。此秀才劣人[illegible]
汝既効順可什之與吾同返。賊即解縛還其巾裾。諸生
奔競去。鏞按轡出洞。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鏞命呼
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賊叛而降導來
陷城矣。爭問故。鏞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鏞笑
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卻。城開。鏞
入復閉門。鏞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而去。迄
終任不復出。
冬十月吏部侍郎兼府事府丞楊守陳卒。○十一月築高

郵湖堤○撒馬兒罕道南海貢獅却之

禮部左侍郎倪岳上疏言鎮巡等官太監韋眷都御史秦紘安遠侯柳景俱係內外重臣均受朝廷重寄明知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真臘暹羅滿剌加國爪哇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與廣東布政司比對起送赴京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今撒馬兒罕差來進貢既該委官千戶孫祥等呈報本官自合遣人諭以朝廷事例并詔旨事理阻回爲當如果夷性執物不肯依從亦合以理沮留在彼差人星馳具本候請明命以爲進止可也却乃即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合當參究弘治二年十　月　日題奉聖旨是珍禽奇獸不受獻况番使奸詐又不

由正路來倘差官阻回去廣東鎮巡官違例起送本府治罪且都饒他這遭還行文與他每知道

十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庚戌三年春正月致仕太學士劉珝卒○二月封后父張巒為壽寧伯○三月賜進士錢福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築高郵康濟河堤○河決原武命戶部左侍郎白昂治之

先是河決原武支流為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濫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于宿溺漫四出不由故道禾稼沒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于他所以避

其害左布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復與河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協理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閉焉

秋七月以謝鐸爲南京國子祭酒

請[illegible]教化六事。一曰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二曰選學[illegible]以清教化之源。三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四曰廣書籍以永教化之基。五曰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六曰均撥歷以拯教化之弊。其言正祀典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之繫。一有不合於天理人心之公。何以爲教化本源之地。有若龜山楊時者。程門高第。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勿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羽翼吾道。如是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者。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

其人。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夫出處聖賢之大節夷夏古今之大防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恥仇虜迹其所爲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況二人者皆大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臣愚乞[illegible]升時以上祔宋諸賢之位斥澄以下從莽大夫之例不惟公論允愜實於世教有補矣。

八月以吕鍾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督糧儲○閏九月命副都御史王繼巡撫陝西○冬十月追贈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太傅諡肅愍命有司祀之○十一月有星孛于

時刑部侍郎彭韶上言正近侍慎官爵厚根本減役錢四事正近侍曰內官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沿襲更相倣做虛名實支遮掩外官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承而行不復審處及至有犯多從寬宥第宅踰制服食求奇聲勢移人望風震慴於斯極矣可不亟爲懲戒乎又言臣蒞任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願陛下執其要焉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大災異緊急錢糧邊報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奏乞聖駕

定日出御左順門事當會議者就於御前公同計議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仍乞温顏俯詢商折如此不惟在事日熟於聖明耳目而群臣邪正亦自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與事上嘉納之

十二月陞林瀚為國子監祭酒○陞湖廣布政使張敷華為副都御史巡撫山西

辛亥四年春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既禁京師胡服胡語

○何喬新致仕彭韶陞刑部尚書

時御史鄒魯凶橫欲蹶得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鄒魯爲恨會喬新外氏與鄉人訟即誣喬新

得金錢與行賄[illegible]下[illegible]內閣劉吉素銜秦紘又從吉主之喬新在[illegible]使遂下諸根連人詔獄治無蹤跡喬新竟不安其職請老去

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秦紘並下獄景奪爵紘致仕

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劾其狀逮景下刑部獄刑部當景奏[illegible]得詔抵景法褫其爵景圖報復尋摭紘事誣紘紘亦被逮坐免景贓方入八百兩乃援于戚畹壽寧侯忽內降斷旨尚書彭韶上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忍阿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贓數十未及一乃特蒙恩盡行蠲

宥如物論何且景敏既可免他人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遂可营求出鎮矣姦回藉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不聽

夏四月南京國子祭酒謝鐸致仕以章懋爲南京國子祭酒○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黄孔昭卒○秋八月憲宗純皇帝實錄成進劉吉少師華盖殿大學士徐溥太子大傅戸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健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按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宫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

在殿下成化以來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又爲二館分派諸修史者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畧加刪削總裁亦畧潤色三品以上官乃得立傳亦惟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又未必出於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九月皇長子厚照生○禮部右侍郎周經改吏部右侍郎○遣哈密頭目寫亦虎仙齎勑諭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陞寫亦虎仙爲都督僉事○冬十月以詹事府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濬上時政疏畧曰成化間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無歲五六百震遼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鳥三

鳴于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在三垣三台尤重地變莫大於震動在京師邊防爲急矧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于二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天人相與甚可畏也臣願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端身以正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奸愼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疏凡十餘萬言

十一月睿宗皇帝徙封安陸○改南京戶部尚書黃紱爲

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起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

吏部尚書王恕上言臣等竊惟帝王之治天下惟賞與罰最爲要緊當則人服否則不服其可忽哉累看得都給事中等官張九功等所上五章極言柳景秦紘之情罪與夫朝廷所以處之者是非了然欲望朝廷召還秦紘以正賞罰以爲勸戒陛下宜從而未之從者是臣等不能贊襄以成陛下納諫之美罪莫大焉今柳景該追贓又蒙聖恩免之矣而恩獨不及於秦紘則是爲地方軍民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其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豈不大可惜乎伏望陛下從天下之公論名還秦紘或處之都察院俾之事事未必無補

如此則賞罰攸當舉措得宜而人心服矣不然則非臣等所敢知也弘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具題奉聖旨南京戶部尚書黃紱改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秦紘改南京戶部尚書欽此

錦衣衛都指揮使朱驥卒

驥性度寛厚涉獵書史初襲正千戶以千戶謫戍邊成化初得還任兵部薦陞指揮僉事督官校逐捕盜賊有功累遷都指揮使十四年命掌錦衣衛印尋奉勑兼理機密糾察之務驥爲政不苛時重妖言禁有妖人眞惠者僞書惑衆爲邏者所發株連數百人皆當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惠耳餘皆愚民何辜得遞減戍邊有衛

卒偵其隣人傳示妖書者，欲發其事，規賞，亟以告璘。璘乃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迹。凡制獄下錦衣衛者，所司輒以巨挺加之，以厲其威。璘獨否。憲宗嘗命撻忤旨者，或譖其用小杖，上怒，遣中使詰責。璘具以實對。卒不易。弘治初，遴選軍政，兵部列疏，獨稱璘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楊氏守阯曰：國朝設錦衣衛，爲親軍，職任雄要。其掌上御乘輿，則漢奉車都尉之職也；其掌徒隸察舉官邪民慝，則司隸校尉之職也；其掌徼巡京師，禦非常，戢姦宼，則執金吾之職也；其掌制獄逮繫，則又兼廷尉之職也。兼是數職，雄要莫尚焉。任其職者，往往怙寵恃勢，慘刑黷貨，遠或數年，近或一二年，輒僨事以罪

惟朱驥監前軍務爲長厚恪愼厯歲司衛事二十餘年。善始令終近時所未有也。

封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弟王淸爲崇善伯。王濬爲安仁伯

○以白昂爲左都御史陞撫治鄖陽副都御史戴珊爲刑部右侍郎。

壬子五年春二月封陜巴爲忠順王入哈密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貴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禿野乜克力數種强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庶可懾服諸番與復哈密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定安王族孫陜巴爲忠順王安定王者本脫脫種落令頭目奄克孛

剌阿木耶爾陜巴至哈密。

三月立皇長子厚照爲皇太子大赦○錄太廟配享功臣子孫

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係輔佐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霑寸祿與編氓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該部查勘明白具實以聞於是吏部行所在查取開平王常遇春曾孫常復寧河王鄧愈玄孫鄧炳岐陽王李文忠支孫李濬東甌王湯和玄孫湯紹宗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太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後並爲翰林院五經博士至是給

裴中吳伯俾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爲博士乃改是職。

陞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參議吏部尚書王恕疏已之

有司禮監太監覃昌說稱皇上欲着通政司經歷高祿陞本司參議臣張悅等回說無缺又無憑據難以奏請悅等回至部中與臣恕備說前情臣等仰惟皇上寬仁厚德爲天下國家之心無以加矣眷顧親親之恩亦無以加矣高祿乃皇親壽寧侯之妹夫欲爲通政司參議也非一日矣然而持久而不與者蓋恐天下之物議累莫大之聖政故爾今日欲與之者恐非陛下之本心且

高祿由舉人出身使其安于其職歷年深養望久過鉄
然後陞人自服彼亦安今本官歷任未及三年驟陞是
戕何以服天下之心杜天下之口是欲擡舉本官反累
本官也有何益哉伏望皇上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
若爲親戚而妨公議使天下后世得以窺其淺深非陛
下之所願亦非臣等之所願也

夏四月命巡撫貴州副都御史鄧廷瓚提督軍務鎮遠侯
顧溥爲總兵官討貴州蠻

廷瓚以景太五年進士爲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
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時以都
御史巡撫廣西知之薦廷瓚知梧州府會母憂去其後

貴州程番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號爲難治，乃以廷賛治之。廷賛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說，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尋擢爲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勅廷賛提督軍務討之。初撫不從，始合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寇既平，奏言都匀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地奪貨，逞慾無厭，已四十餘年，軍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削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民之計，條上十一事。

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

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

秋七月河決張秋○八月內閣劉吉致仕

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欲稽遲勒賄。乃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也。上惡其專權。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初劉綿花之號。或告吉。以為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好恢諧者。吉因奏定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作威福如此。至是瀕行。京師之人攔街指曰。咲綿花去矣。吉去。舉人會試禁限亦除

始開塩商納銀運司之例

國初天下塩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富商大

買悉於三邊自出財力。招游民墾邊地藝菽粟自立堡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粟每石止易銀二錢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塩商皆其親戚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奏變其法凡商人引塩悉輸銀於運司觧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而商人赴邊開中之法遂廢邊地遂日荒蕪各邊米豆無人輸運價益騰湧邊地自此難整理矣。

冬十一月停止吏典生員上納事例

吏部尚書王恕奏。查得先該廣平府知府王衡奏稱納銀聽參吏典不諳刑名行移。不通楷書筭法既以納財

爲出身之階必以貪財爲營家之計奏要今後或遇災
傷荒歉先事預防臨期賑恤凡可長策任其施爲不許
再擬納財充吏永杜貪利之門等因本部訪得永樂宣
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嘗
舉行納糧草納銀兩爲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開
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裡少有災傷
所在守土等官止圖目前分寸之利不爲國家長久之
計輒便奏開生員吏典人等納糧草納銀兩等項事例
彼此效尤遂爲長策殊不思祖宗教養生員恭充吏役
良法美意各有攸在且如生員選於民間俊秀子弟教
養於學校成材者科貢入監不成材者充吏爲民未嘗

不別賢否一槩濫進也其吏役亦必於農民之中選識字能書者充之令其書辦文案及其兩考役滿赴部辦事數年纔撥京考滿日考中纔得冠帶不中者發回爲民未嘗不問能否一槩入選也近年因有前例是以在學無志生員及未入學富家子弟捏作生員名色不分賢否有無學識一槩入監以圖出身將來入仕不知爲政之道豈不誤事殃民一切小民不分能書與不能書不分市民與農民一槩聽鉠充吏不惟官司不得伊書辦文案且有違舊例及其三考役滿又免考驗一槩照依資格出身所以多不稱職比先年間監生只由科貢吏典亦循年資別無雜進之人是以聽選之人不多選

法不至壅滯任用亦多得人自有此例雜進者多以致
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多者不下十七八
年少者不下十五六年纔得選用年已向衰誰肯用心
幹事不謀歸計甚至聽選年老例不入選只與冠帶閑
住又況此等雜途所進中間多有負債破家頑鈍無恥
之輩今日既知以財進身他日豈肯以廉律已欲不貪
財害民天下治安何由可得欲將納銀納糧草等項事
例限本年四月以裏通行停止今後遇有災傷及邊方
糧草不足不許再行奏開前項生員吏典人等納糧等
項事例貽患將來等因弘治元年三月初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續該巡撫山東左僉都御史王㒜巡撫南

直隸左副都御史呂鍾各明知道本部題准再不許奏滿吏典人等納銀事例乃敢故進王府既開端于前呂鍾又接踵于後戶部亦不查照輒便題准是使後來雜進人多選法壅滯以致正途循資而進者皓首不得出身歸怨吏部未必不由此也且吏部掌天下之官吏選授之政令戶部掌天下之戶口田糧之政令選法不清吏部之責錢糧不足戶部之責茲欲補錢糧之不足遂令選法之不清是自欲逃其責而使人任其咎也況其所得銀兩不及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多壞事實大且使詔旨不信于天下其為聖政之累夫豈小哉合無通行就便停止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區畫措

量再有奏開吏典納銀事例聽本部并科道官糾劾治
罪若該部不行查照朦朧覆奏准行亦聽科道糾劾如
此則吏胥無雜進之途銓曹免壅滯之患矣
荆王見潚以不法廢爲庶人徙置武昌
癸丑六年春正月詔考察官未及三載者悉復其任
一時吏部考察天下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内閣丘
濬以爲非唐虞九載三考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乃上請
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且復任任雖經一考非貪酷蹤跡
顯著者且勿斥一時不肖者皆喜自是貪殘吏日肆矣
三月陞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爲右副都御史治張秋河
決○以衢州孔彦繩爲世翰林五經博士○賜進士羅欽

順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是五月陞呂鍾為戶部右侍郎總督京儲。○閏五月張敷華服闋復以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六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致仕

恕在吏部持正不阿狥人內閣丘濬忌之有太醫院判劉文泰素出入濬家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不行文泰因憾恕濬為草疏指斥恕變亂選法恕上疏自劾上留恕下文泰于獄降御醫恕力求去遂致仕於是言官交章劾濬媢嫉妨賢乞賜罷黜上亦不聽恕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十餘疏皆忠直剴切蓋憂世之志如以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年九十矣猶考論著述言動必揆矩度嘗言我惡

老方理會學問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謚端毅。
改禮部尚書耿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陞禮部左侍
郎倪岳爲禮部尚書○秋七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請改北
嶽于渾源州詔從禮官之議
兵部尚書馬文升題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
封十有二山蓋每州必表封山之高大者以爲一州之
鎮如五鎮五嶽之神東封太山爲東岳在今山東太安
州沂山爲東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爲南岳
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爲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
封華山爲西岳在今陜西華陰縣封吾山爲西鎮在今
隴州北封恒山爲北岳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醫巫閭

山爲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爲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爲中鎮。在今山西蒲州。又封四海與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有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有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爲界。所以祭北岳恒山眞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來石之說。不知祭醫無閭山於何處。蓋宋建都於汴。而眞定在汴京之

北是亦不得已而權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膺天
眷命奄有萬國建都金陵而真定遠在京師之北所以
因循未曾釐正迨我太宗文皇帝遷北平而真定府却
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亦未建明獨祭北岳於曲陽縣
惟北鎮仍祭於北寧若以爲北岳原在真定則周禮載
恒山爲并州之鎭在正北我朝一統志亦載恒山在渾
源州南二十里卽北岳以此觀之則北岳當在渾源州
爲無疑矣今本州北岳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朝
洪武初定嶽鎭海瀆之神削去歷代褒加之帝號眞可
爲萬世之法獨北岳猶祭於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山
誠爲缺典臣非禮官考據未眞但係國家重事不可不

爲釐正乞勅禮部再加詳考如臣所言爲是明白具奏行移山西并大同巡撫官員候時年豐稔措置錢糧於渾源州恒山舊址去處修盖北岳神祠務在不侈不隘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盖造止可修葺工完之後有司具奏更勅翰林院撰文勒石竪廟以垂永久今後凡祭北岳之神於此行禮數百年之缺典得以正於今日而

我朝之盛事亦可貽於後世矣弘治六年七月日題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禮部尚書倪岳議曰北岳恒山祀于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岳太常卿范拱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岳上

從禮官議。

南京右都御史黃紱致仕。陞吏部侍郎張悅爲南京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彭韶致仕

韶在刑部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內閣徐溥亦忌之遂辭疾乞致仕去。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諡惠安。○其後都御史林俊疏言。彭韶文學經緯。廉明貞亮。正色立朝。先憂爲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沒而易名。宜亦近之其視吳訥諡文恪。魏驥諡文靖葉盛諡文莊實足嗣休並美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錄細。不類其人不足中外之心。不報。

八月改右都御史白昂爲刑部尚書。周經爲吏部左侍郎

吳寬爲吏部右侍郎。○九月詔取番僧領占竹。禮部尚書倪岳疏已之

時該司禮監太監韋太傅奉聖旨。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取來大慈恩寺住坐。禮部知道。欽此傳奉到部。查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內。該禮科掌科給事中韓重等及廣西道監察御史陳穀等具題奉欽依將法王領占竹等。革降職事。發遣原寺住坐。中外臣民莫不稱快。今欲行取來京本部查無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創始而行事有未便且四川布政司。離京爲遠。動萬里之程所至之處轉相傳報。必曰欽取國師赴京。驚駭耳目。騷擾驛遞勢所必至。於皇上初政之清明。制命之嚴正。不無少

損識非細故伏望皇上俯察愚誠暫緩新命將領兵符免令行取庶可絶小人覬覦之心示天下趨向之正實爲便益。

冬十月吐魯番侵哈密。執陜巴。命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經略哈密

時諸番索陜巴犒賜不得阿黑麻又恨阿木郎剋減賜物掠其牛馬。遂入哈密殺阿木郎。虜陜巴及金印去。內閣丘濬謂文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慣窺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濬曰。有識言不可不慮文升請行。諸大臣咸言文升不可去甘涼而委四方

邊事也。請勑兵部侍郎張海、都督緱謙行視經略。時阿黑麻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在京師。海至河西。遣哈密夷人以勑往阿黑麻。諭令歸陝巴金印。阿黑麻竟留不報。海乃修加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而請絕西域貢。

甲寅七年春正月。睿宗皇帝之國安陸。○二月。河復決張秋。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治之

劉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上議曰。河性湍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導南行。復長堤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

而張秋東堤復決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糧運愆期時訛言騰沸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命與等協治之○徐恪上疏請定訏謨以袪河患曰臣謹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武原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衛運河長

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瀰漫似非人力所能支持乃者上厪聖衷軫念運道之阻艱生民之魚鱉特勑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脩理功雖略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至有為海運之說者臣嘗歷考史傳黃河之患古今有之而惟漢瓠子之決其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千餘年塞之不效當時貴臣田蚡又以封邑之私倡為不可塞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決河沉璧馬禮神祇又令將軍以下親負薪卒塞決築宣防河在武帝時不過為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

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不可已者焉可以一噎而廢食哉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脩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遏回耳議者以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之流計其淤淺之處僅二百餘年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且以分殺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澱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春雖嘗用功未得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

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旣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稔於履陸一夫之牽挽過於六贏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況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也昔勝國時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於河道無甚相關及賈魯建治河之策內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傭工物料衣糧醫藥賑濟之需皆賴以給故民

無巨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國家漕運既屯歲比之勝國尤為重要與此大役其得已乎俱以公用稽草鐵石船埽等料并備工口糧動以萬億所在倉庫既多空虛內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大費將何取給若不早為之處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臣於去冬十二月嘗以治河五法欽一不可工料口糧皆當預備又以水勢不殺則塞決難成塞決難成則運道有阻欲照景泰年間張秋塞決事例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荊州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兩運發劉大夏收用瀝懇具陳不為無據寥寥數月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益泛溢決口日深運道日阻所幸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從而北計將

安施雖已側聞廷議未悉其詳臣每北顧心竊憂之雖在疎遠不敢自外所有愚見合再備陳伏望皇上斷自宸衷參以國是檢臣前奏早賜裁處如以迂遠不切時宜更乞深念國計俯恤民艱但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石以充口糧之需小民聞知必將感念聖德歌詠載途而趨事赴工無難色矣且役夫十萬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稅不一慰安人心哉仍乞再勑劉大夏等經理其事合用錢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力與贊襄備行椿草等料得預爲計臣雖庸劣亦當仰體聖意必竭

心思待今八月以後秋水稍落再行相度利害斟酌緩
急與劉大夏議處起倩人夫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至
南頓道河俱起倩河南開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
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兗州府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
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梢草等料尤宜多備如黃
陵岡塞口人夫於開封大名工府相兼起倩張秋塞口
人夫於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興工併力築塞官吏軍
民中有智能善抚塞者悉聽取用俾罄巧思並屈群策
用功人夫加意撫恤不亟不徐勿傷其力遇有疾病撥
醫調治人心惟悅則用功必力毋計日月必求成功小
有僨敗毋輒沮挫誠以今日治河國家大計事至難處

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伏乞皇上再勑在廷群臣議處而行。必求萬全。護題。

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于獄。謫長沙府同知。

茂元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陰氣也。其應爲宮闈。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元爲妖言。逮下錦衣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長沙同知。茂元。守陳子也。

論貴州平蠻功。顧溥加歲祿。鄧廷瓚陞右都御史。入掌南院。壽出總督兩廣軍務。○三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下英國侯謙于錦衣獄。謫山西參政。謙閑住。○夏四月。閱加

峪關絕西域貢

上以海謙無功不俟命輒還逮下獄降黜之爲文升言此虜既遣使入貢復虜陝巴金印迫遣使往輒久不報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不戢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安置兩廣福建閉關示絕西域諸番入貢孤其勢且使歸怨阿黑麻(二)哈密在肅州西北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廬屠之韃靼回回雜處之國也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爲諸胡要路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脫脫歿傳其子卜答失理以及孛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王鎖檀阿力陷

密虜王母金印以去。其衆逃居肅州及苦峪城。朝廷屢
命守臣經略。而王母金印竟不獲。迄十四年鎖檀阿力
死。子阿黑麻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illegible][illegible]
都督罕慎為忠順王。罕慎畏吾兒種也。二十年遣[illegible]送
入哈密。甘肅鎮巡而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弘治改元
阿黑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假婚姻而殺之。尋遣使入
貢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印城
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兵書馬文升誤聽三種頭目言。告
保遂立安定王族陝巴為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illegible]
倉卒遣使迯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illegible]定

本韃靼別部強合為一又與𠩄似異矣上嘗謂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略之海等至甘州遣使齎勑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久不報海等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修加峪關撫通阿黑麻黠詐回夷二十餘人奏發廣西海等還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海山西參政謙往倖閑住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皆安置閩廣閉加峪關絕不與通

五月宣府山西河南晝星隕○秋七月陞陝西按察使許進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進先巡撫大同，上言鎮守内臣石岩侵士餉撓軍政，岩亦誣進擅用旌幟，降兗州知府，陞陝西參使，至是馬文升復薦，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八月，加内閣徐溥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丘濬少保戸部尚書，劉健太子太保並兼武英殿大學士。○虜大舉寇陝西。○冬十月，復王越左都御史致仕。

乙卯八年，春二月，少保太子太保戸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丘濬卒。

濬好論議，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即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嫥婀取悅，爾確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矯，衆論能以辯博濟其說，人

莫能難，如論秦檜稱其於宋有再造功，與虞和不爲無見，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皆怪詭可駭者也。其絕元正統，斥許衡不當仕元，又嘗言我朝相業三楊偉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敕使旁午，頻乏西洋，曾無一語，權歸瑞當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變，誰實啓之，則皆正論也。卒贈太傅，諡文莊。

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兼侍講學士，少詹事謝遷兼侍讀學士，並直文淵閣。○張秋隄成，名劉大夏爲戶部右侍郎。

大夏等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浚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

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隄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盡能任功五旬而事竣至是召大夏入爲戶部右侍郎○按治河之議自漢迨今紛載史冊可謂詳悉但河決不常亦無定處治之寔無上策惟宋濂謂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自大伾而下比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入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使一淮兼受黃河之全欲其不潰溢而汎濫胡可得哉今黃河以北古道形迹尚存因而相其地勢濬爲支河以達平原直沽諸處既可以殺其合流衝決之勢又可以得其灌溉潤澤

之利而北方旱澇之災亦因之而可免矣乃今興修水利之說獨聞於江南而北方則置不一講何也

占城請封安南不許

時占城爲安南侵擾請賜詰問內閣李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遣官至其國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卽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

土魯番酋阿黑麻自稱可汗復入哈密命巡撫許進總兵劉寧副總兵彭清帥師討之

是時西域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皇帝先遣中貴人

迓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夥今不捨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
謂我開海道却不受即從河西貢者賞亦薄天朝棄
絶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哈密奸回
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
諸夷諜言糾夷數萬用雲梯攻肅州且謀甘州報至文
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
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返皆馱水行
使我謹烽火明斥堠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
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返已而阿黑麻西去令
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文升曰非用陳湯故事
此虜終不畏文升名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撫其耆

曰汝諳虜情知西域道路朝廷今欲擒斬牙蘭汝計安出翁曰此賊號非襲之不可罕東哈密有捷徑可進兵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曰余欲選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翁曰善乃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由南山驅至罕東即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彭清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乏水草行不能疾牙蘭詗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陜巴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脅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携歸住四關上師還粮乏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
天順初德秀諸王出閣南陽言四王講讀官八人翰林官少請擇新進士授翰林檢討充王講讀官至是諸王將出閣裕亦按故事選十進士侍王十進士詣吏部請九年滿考得陞改出王府裕以爲例不可十進士語不遜裕劾十進士上爲除一進士名餘調外裕在吏部薦進賢才務協輿論愛惜毀譽莫能消奪守正律身干謁斷絶卽內降斜封封章抗議杜塞倖門與父九疇世守淸修不營産業不治居第約儉蕭然無異寒素裕偉幹修髯儼然神明學問該洽文章雅正冠冕縉紳世濟其美弘治八年卒贈太保謚文恪

三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夏四月改張敷華巡撫陝西
時有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
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
五月東南諸省大疫○六月上杭盜復起○秋七月西北
諸省大旱○八月朔日有食之○命副都御史金澤總制
江西湖廣福建軍務撫安群盜○冬十月南京地震○十
一月陝西貴州地震○論哈密功陞許進爲左副都御史
劉寧爲左都督彭淸爲都督僉事
馬文升言進等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
寧及太監陸誾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
遠征勞苦宜陞賞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誾歲祿二十

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許進陞左副都御史彭清都督僉事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雷詔求直言只部主事胡爟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㬮父子相食東南飢疫骨肉流離大變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董左道惑亂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爲耻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異曷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妄斥而陰慝消矣疏入人皆爲爟危之

閣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請停齋醮燒煉

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係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

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詔禮部會議應祀神祇

時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題奉聖旨禮部會官稽考何神立於何代何神有功於國何神澤及於民如今應否祭祀明白來說禮部尚書倪岳等會議得在京各項祭祀除大小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各寺宮觀神祇應否致祭緣由逐一具議

開坐伏乞聖明裁處計開○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
天尊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
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
教者以釋迦爲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
爲法身其修業爲報身并其眞身而爲三其實本止一身
後來乃分爲三像而並列之失其旨矣唐儒韓愈有曰
三代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明
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以
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餓死
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
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爲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

身而爲之。尤爲謬妄。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失而又失者也。況莊生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由此言之。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況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如宋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虜廷。覆亡宗社。千載之下。可爲明戒。但緣異端佛老之徒。轉相模倣。惑世誣民。歷代因之。莫之有廢。是以遞年以來。凡遇萬壽千秋等節。奉欽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祭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今議齋醮既合停止。其前項祭

告。俱各停免○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微垣萬里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爲天文之中正又曰紫微大帝之坐天子之常居也即今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焉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象毎遇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月祭告今議得日月星辰並曜于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祖宗以來毎歲南郊大祀内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象之如人稱之爲帝以極星之正。祠于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有前項祭祀伏

乞罷免○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談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爲玉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書其所至。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日。故朝廷遂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今議得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祖宗以來。每歲南郊二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後報德之祭。况自二月發聲之後。雖非雷霆奮震之日。顧乃定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於像設名稱。禮亦無據。所有祭告。伏乞罷免○梓潼帝君。謹按圖志。英

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潼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巂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為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為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廟。在北安門外。景太五年。問闢而新之。勑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為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今議得道家謂梓潼為孝德忠仁。顯靈于蜀。廟食其地。於禮為宜。祀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今乃合而為一。誠出傅會。所有前項祭祀

伏乞罷免，仍行天下學校，如舊有文昌宮者，亦令拆毀。

○東嶽太山之神。謹按圖志，東岳魯之太山，今在山東濟南府太安州，山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國朝洪武元年，詔去封號，稱為東嶽太山之神，有祠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岳廟，實自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為宮，奉祀東岳天齊仁聖帝，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岳鎮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太山在魯封，而歲時已有常祭，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祀之禮，所據

前項祭告稽之祀典煩瀆無據今當罷免○北極佑聖
眞君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眞君者眞武神也眞武本玄
武宋眞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爲眞玄龜也武蛇也
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
玄武爲眞武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
順助聖眞武靈應眞君及考圖誌乃云眞武爲靖樂王
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
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成功白
日飛昇奉上帝命往鎭北方披頭跣足建皂纛玄旗統
攝玄武之位則此道家傳會之說殊爲誕妄再考國朝
御製碑文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佑爲

多及定鼎金陵乃於鷄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
太宗文皇帝靖內難以神有顯祐又於京城艮隅并
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兩京則春秋及每月朔望各遣
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列聖崇
奉之意可謂至矣憲宗純皇帝在位常範金爲像遣
內官陳喜齎往武當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
耳豈期陳喜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熒惑聖聽
靡費內帑下則騷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
師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
火之地幾爲姦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禮意使玄武
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今議得神既有功於國則累朝

崇奉之禮固不可廢但本以一祀而一歲之間兩京俱有春秋之祭至京師復有朔望等祭過於煩瀆合無照洪武年間以來例應每年三月初三日九月初九日各用素羞遣太常寺官祭祀其餘祭禮並行停止其武當山神像之類頻年齎送不無太褻況已有內外官員領敕在彼一應供奉之物自合責令各官嚴加整辦所有襄陽府縣三年一次額辦絲散道士闊白綿布三千四百疋闊白苧布二千四百疋神油蠟香炷三萬七千八十四斤鮮稱日久皆係正稅所出即今民力凋敝亦宜量為裁革減省合行湖廣巡撫巡按官員徑自酌量奏請定奪今後差遣內官鑄送神像等事並乞一例禁革庶

幾神祠不替。而國用少節矣○崇恩眞君隆恩眞君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眞君。姓薛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眞君則王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薛眞君傳授符法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爲大德廟封薛眞人爲崇恩眞君王靈官爲隆恩眞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眞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遞年更換袍服四季。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

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眞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眞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其法之所自。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傅會之說。淺陋如此。本無可信。況近年祈禱降神者。乃欽發充軍顧汀顧綸之父子。其為邪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妄誕可知。但經累朝創建。一時難便廢毀所有前項祭告之禮。俱各罷免其四時袍服宜令本宮住持并庫役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仍會同道錄司掌印官。照舊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為定例仍乞勅內府衙門。以後袍服等件。不必再行製造。如此則國用不至於

妄覺。而邪術亦可以少熄矣○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謹按大明一統誌。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眞人。即今之金闕玉闕二眞人也。眞人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証。封江王。知諤。封饒王。嘗提兵平福建。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豫。百藥罔效。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於是大新閩地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易時衣。給戶灑掃。又於京師立廟以祀之。加封金闕眞人。玉闕眞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眞君。玉闕眞君。賜廟額。名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崇福眞君。玉闕隆福眞君。成化二十二

年。重加尊號。伯日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

高明上帝。仲日九天王闕總督罡神洪恩靈濟仁惠弘

靖上帝。遞年以來。每月朔望。并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

二眞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

缺。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織錦雲龍朝服。近

又加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

更換。焚化。夫神之世系年次。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

先年止因有功于閩。廟食一方。後以保護太宗文皇帝

聖躬。故京師有別廟之奉祀。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

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數次祭祀。不無煩瀆。且惟皇

上帝。主宰于天。而兄弟並稱上帝。其爲僭擬可知。至袍

服等件在京更換焚化差遣內官前往福建齎送道路搔擾虐害人民不可勝言今議得廟之創業既始于閩則神如有靈固當往來于閩所以福建舊廟祭祀宜仍其舊其京師聖節并朔望等項祭祀及時食獻新俱乞罷免若以有廟無祭爲嫌則於二眞君誕辰各遣本宮住持致祭一次仍乞削去帝號照依永樂年間加封事例止稱眞君冠服仍思本等服色在京者聽令本宮住持廟戶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會同道錄司掌印官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直待敝壞之日方許奏請更製將不堪者照舊火焚其在福建者亦同此例但遇有敝壞者聽令布政司督屬就彼處置修理以後再不

差人前去汞爲定例所有見在平天冠明黄袍服賫付本官庫内收貯仍行内府各該衙門無得再行置造如此旣不失報功之典而祀亦不至於煩瀆矣○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謹按徐仙眞傳及國朝御製碑文神父神母者即二眞君之父母金闕玉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爲忠武真人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助善慈懿仙妃國朝永樂中加封父翊亮眞人母淑善仙妃許氏眞應仙妃陶氏恭靖仙妃繼又進封其父爲眞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主慈悲聖帝聖母加封安寧護國恭靖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靖元君玉闕妃

天房衆母顯佑元君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官致祭而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祭皆因二眞君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今議得神父徐溫乃五代時誤國専權殺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況父母并祀並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有名號乞照永樂間封者爲正以後加贈一切祭祀俱各罷革○京都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人君者觀坎之象知險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以守其國而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黄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繫甚重其爲功不少故因國朝之制

天下府州縣皆有城池廟宇[illegible]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之誕辰及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况每歲南郊大祀壇及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此與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所有前項祭告煩瀆無據俱各罷免奏奉聖旨是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并東岳廟真武廟城隍廟靈濟宮祭祀俱照舊二徐真君并父母妻仍舊封號新加上帝等號俱革去冠袍等件該衙門換回焚毀今後福建該用冠袍六年差官上換其餘都准擬行欽此

改南院右都御史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賛機務○陞

應天府尹樊瑩爲南京工部侍郎
丙辰九年春正月追封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
二月改右都御史屠滽爲吏部尚書
時吏部尚書缺會推兵部尚書馬文升及滽與三侍郎
以部次年勞輿望論之當屬文升竟歸于滽滽既得吏
部當班文升之上固辭居下廷試讀卷又恐居文升前
既先移病以侍郎吳原博代時議以滽自度不可居上
只合辭職不當讓班違制紊序也
三月賜進士莊希周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土魯番
酋阿黑麻復據哈密○夏四月陞吏部侍郎周經爲戶部
尚書改倪鍾爲吏部侍郎

經爲吏侍時諸大臣以奚異上言屬經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踪跡此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寬具草經曰疏草本出經即有罪罪經至是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皆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准給淮鹽價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執不與上說經言幷停織造大同缺戰馬文升請出太倉銀市馬經曰糧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經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昻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國

用不足。空儉於國。不空淺於民。織造賞賚務爲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醮費。經又執不肯發。內靈臺奏增洒掃卒。當給月廩。經再疏。竟不與。

改倪岳爲南京吏部尚書。陞徐瓊爲禮部尚書○下六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十三道御史劉紳等。于錦衣獄。尋釋之時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上怒。差官校往逮。龐泮劉紳等。上疏論救。上大怒。并逮泮等繫獄有御史張淳公差回。恥不得與。亦即上疏申救之。太僕少卿儲瓘上言。臣等竊見都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劉紳等。頃因上言。免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是

上震怒，俾下之錦衣衛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外而軍民。莫不思憂竊惟以爲龐泮等，不諳事體，觸忤聖心，則其所言。不爲無罪，所可惜者，皇上之盛德，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損耳，仰惟皇上卽位以來明目達聰。用言聽諫，狂直者每賜優容，抵忤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古帝王所不及者，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乃因其言事。一有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泮等有以自取。然以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不能無議，書之策史，不能無疑因一事而掩前功，以小故而妨大德，此臣等所以竊爲皇上惜也。且泮等建言，亦其職業，但今所論劉遜之事，意傷於

急遽辭失於煩聞懼其心蓋仰賴聖明在上素有以聽
用其言是以隨事糾劾不避煩數其情固可矜而言亦
不可略也況科道官乃朝廷之耳目凡國家之利害生
民之休戚時政之得失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是以古
之帝王及我祖宗建是言官必選直諒敢言之士以充
厥職有一言之善即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
所以畏數而優容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
於殿陛之前于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為廟社之福若
摧折之囚繫之中人之資守道徇義者少趨利避害者
多彼知緘默觀望持祿保位而已他日脫有大事誰復
為皇上言哉由是論之摧辱言官蓋非人主之利也且

洪等下獄。科道一空。當事署衙盡委之人。糾儀侍班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清明之朝。皇上臨朝之時。視瞻所及。燕閒之處。思慮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衷也。欽惟我朝列聖尤喜諫諍。臣等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以言。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從怒欲罪之。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朝廷耳。烏可深罪乎。上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邪。洪熙初。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

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
叅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仁宗諭士奇
曰自免弋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
前草勑引過弋謙如舊朝叅令百官毋以謙爲戒此祖
宗之聖德明訓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龐泮等不
識事體縲絏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皇上廓天地之量
霽雷霆之威沛發明詔不日而赦之則不惟泮等心悚
感愧益圖報稱而內外大小之臣六軍萬姓之衆莫不
歌詠聖德歡欣交通四方傳之以爲盛事史策書之以
爲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眞可以匹休祖宗而貞觀
之治不足言矣然豈高遠難行哉惟在聖心獨斷一轉

禦之虞耳。臣待罪大臣，義同休戚，是以昧死以[illegible]之愚忠，惟皇上赦臣等之罪，而采納其言，則天下幸甚。

上乃釋之

六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請飭武備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期，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役軍者有重罰，私借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胡虜，其於武備，尤爲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從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年間以後，老將

衛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而武事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今讐恥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前去清理亦多上下因循。虛應故事。終不能充足原數。兼軍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之上。見在者不過七八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各來京操備。陝西山西之兵。亦多戍守各邊。所以腹裡衛所城池空虛。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當有精兵十二萬。分為十二營。不許別役。專一蓄養銳氣。以

有征進就便啟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重加優恤。尚以為近。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之上。其工有一年不完者。甚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顧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二三錢。行糧糴賣不得食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强弱者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在乎馬。洪武永樂年間京衛并天下衛所俱有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堪足牧放。春冬又全支料。以備餵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卽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爲已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疋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卽那往

西山一帶四散牧放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之數一時調用卒不能齊整秋冬雖支料豆一石軍士艱難多有預賣與人況六箇月止關草一箇月每月止折與銀二錢通不勾一月之用且人無食必賣馬無草即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草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俱支糧馬不支草秋夏既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銀餉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賣實亦爲難所以團營馬匹常賣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椿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馬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於此時也況克敵致勝固在乎士馬精強尤在乎甲兵之堅利近年在京盔甲厰

所造軍器每見守衛軍人披帶盔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膝葉多不堅襯長不緊全不合式盔尤太重即今京衛軍士常操弓矢多是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遠加以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關之弓豈能開射縱射不過十數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涼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軍侵欺入己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太半損壞那移搪塞有名無實況去歲內府

戊字庫軍器被火燒毀數多見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雖軍馬充足兵甲堅利若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俱蒙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謀勇兼資操持可取善撫士卒者但中間多有貪利害軍年老有疾而士論不歸者本部已嘗奏行天下各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將材以備任用近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其堪任大將者甚少大抵多係膏梁子弟罔肯習學韜略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尚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但恐出衆奇才或混在行伍潛伏草野亦未可知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充用將官得人若操

練熟方兵無節度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兼
操練軍士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演武之日少所以坐
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繼習舞刀而刀法未
諳繼習放鎗而鎗法不知至於馬足尤未操演蓋四月
下場十月起營未久天寒即爲住操是以馬多生拗臨
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閑熟蓋亦齊
壞之不併私鞭轡御勒無一可取操練未精亦莫有甚
於此時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強甲兵堅
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
之信夫京師大同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
數日之程邊牆之外即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爲密

遍本邊軍馬雖强亦分付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衆入寇全藉京兵以爲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爲修飭誠恐年復一年愈加廢弛不無有誤國家大事伏望皇上處常思變居安慮危念京軍乃朝廷自將之兵居重馭輕防姦禦侮所係甚重今後凡有興造各該衙門官員不許奏討團營軍士做工敢有故違許科道官指實劾奏寘之于法更乞天語丁寧着爲定例其坐營把總等官務要曲加撫恤不許擅役科斂其三大營做工官軍各該管工內外官員亦要督令作急修完不許仍前遲延因而私役賣放以致軍士受害往往逃亡其團營仍照弘治二年

該司禮監太監韋太同臣文升等。選軍之後奏准事例每營再行揀選十分精銳馬軍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爲上等之兵遇警動調挨營前去免致又行挑選遷延數日不得起行有誤應援其逃故之數本部仍通行各該清軍官員用心清理如不及數考滿之日不許陞用庶有所養勇於赴敵而逃亡亦少矣仍望皇上念戰馬爲國家所重草場乃戰馬所資乞降勅旨付見差京衛牧馬草場給事中御史等官并五軍三千神機營各選差年老知識草場所在官一員隨同給事中等前去將永樂年間原撥各營牧馬草場拘集地鄰人等從公取勘四至明白就爲丈量每營原撥地若干耕者要見何人

管業係親王管業另撥無礙地土補還退出草場照
其餘不分內外勢要官員俱要退出若係軍民私自耕
種者取問如律丈量之後四止埋立封堆仍於各該教
場官廳內竪立石碣將四止鐫刻在上永爲查照自後
再不許一人奏討如有故違許科道官劾奏治罪今後
馬軍敢有將該支糧豆預賣與人及將官馬顧與人騎
坐者事發俱於教場門外枷號半月滿日仍送法司問
罪與顧馬之人照例罰馬一匹親管官員若有侵欺料
豆一二石者照常例發落五石以上及擅撥馬五匹與
人騎坐者事發降一級料豆至五十石馬至十四匹以
上者降二級仍調外衛帶俸差操其軍民職官人等若

有私買軍料豆下倉厰支一主二十石以上者事發俱發
邊衛充軍更乞勑戶部將各營馬匹冬春六月支與草
束三箇月一月本色草束二月折色銀兩每名月支
銀三錢尤望皇上以兵器為士卒衛身克敵所資乞勑
工部通查內府各庫見收軍器共有若干遇警有無么
用是否堅固如有不足乞勑內府兵仗局造精緻盔甲
腰刀斬馬刀長牌弓袋各二十頂付把面工部差官送
去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巡撫官無巡撫
者送鎮守巡按處交收各將所屬衛所并有司該辦軍
器物料徵收一二年之數或見在官并拖欠未完查追
完備於本布政司收貯直隸俱於各府收貯布政司去

處委三司堂上官。江北直隸俱於淮安府，江南直隸俱於蘇州，并太平府，北直隸俱於真定永平二府。就委各府知府，并各衛管局官員，提調，却將各衛所局匠，選取到於布政司，并前府分軍器局內，兌造長鎗四根，折造斬馬刀二把。團牌改造長牌，照依發去式樣，併工成造其弓箭俱照宣德正統年間弓要絲綿寸約外用堅漆用面俱用厚密青白綿布，釘甲俱用火漆小釘，若可造作不如法，三司并各府衛委官，照依織造段疋事例，参問降級發落。本部仍通行內外各衙門大小文武，并科道官及天下鎮守，巡撫，巡按，三司，并府州縣等官，查照本部先今事理，但有習熟韜略，弓馬絶倫，或有出衆奇

才堪爲將官者不分行伍士卒草野之人俱聽舉用有
司以禮起送本部通將節次所舉未及用將材并原係
將官後因緣事不係失機革去職任者會同五府各部
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逐一評議某人可
任守備某人可任方面某人可任主將某人可任副將
某人可任參將具名奏聞挨次斟酌推用舉到奇才另
行會官考試照武舉事例具奏擢用其舉到將才若有
奔競請託者終身不錄各官亦要用心察訪務在得實
才不許一槩濫舉有孤朝廷求將材盛意庶將官得人
任用守才不致遺棄吏乞勑團營提督內外大臣今後
凡遇春秋二三九月常操之期早爲具奏行令欽天監選

擇吉日務十五日以裏不許過期其操習規矩遵依洪武永樂年間操法五日之操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三日軍中號令全在旗幟金鼓其執旗掌金鼓之人務選年力精壯耳目精明者造册在官不許頻換教演之日務令軍士目識旗幟耳識金鼓令其旗東則東旗西則西隨其所指千隊如一鼓動則行金鳴則止行止合節萬軍無錯至若斬馬長刀摧鋒破敵必藉此器京軍原無教師合無行陝西鎮巡官於在城操軍內揀選十分諳曉馬步刀法者二十四名應付口粮脚力差官管送十二營每營撥與二名於各營原習大刀軍內[illegible]名令之習學待其通曉其法却令專教本營

[illegible]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自然習熟原取隊伍軍人俱各放回仍查本營操軍除神機鎗牌外其弓箭手共若干員名於內府各庫收貯各處布政司并至歲造官弓內每名給與一張各隨力之強弱以揀弓之硬軟務要日逐用力開張依期演習日久自然射能及遠而堅甲可透賊虜知懼不敢輕衝其馬匹又要加意操習使馳逐合度不致生劣鞍轡之數俱要堅固務輕無使於馳驟可以克敵夫數者之中將得其人爲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而將得其人再加以倉廩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

改南京工部侍郎樊瑩爲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秋七月

部侍郎戴珊陞南京刑部尚書陝西巡撫張敷華陞刑
部右侍郎○命左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冬十月尹
直上賀萬壽聖節表及太子承華箴却之
丁巳十年春正月命修大明會典
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于一乃勑徐溥等修之
以本朝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爲目類以
頒降群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於
職以備一代之制
三月帝御文華殿召內閣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議
政事○夏四月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鄖
陽沈暉卒

曾廣西鬱林人。以父成功事。廣東新會千戶。值廣西徭賊流刼雷廉高肇。勢熾甚。將及新會。嵩帥其民築城置堡寨相聯絡。誓衆以守。賊至不能克。遁去。府稱其功。遂陞知縣。進府同知。擢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滿。進副使。平山後賊。置從化縣。又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又平新寧平水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潯梧鬱浦府江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計。皆親冒矢石。前後身被數十創。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奉勅撫治兩廣地方。民稱爲三廣公。及卒。朝廷論功。蔭其子。世襲錦衣衛副千戶。

召陝西巡撫許進爲戶部右侍郎。○五月京師風霾。各省

天鳴地震詔求直言

時有刑部主事鄭岳以直言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

得赦

巡撫湖廣副都御史樊瑩致仕○秋八月帝御平臺召內

閣學士劉健等議政事○土魯番酋阿黑麻請歸陜巴於

哈密

是秋阿黑麻令人送陜巴還哈密其兄馬黑上書言西

域諸國不得貢怨阿黑麻今悔過乞許與異諸國入貢

及還寫亦滿速兒等文升言此虜狡詐俟陜巴金印至

甘州乃取寫亦滿速兒等於閩廣

以孔鏞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阿溪者清平衛所部苗也本江西人漂蕩至彼雜獠爲家智數父之爲寨主雄視諸苗有養子阿剌膂力絕倫能披三重甲持二丈餘兩端著力過數百斤與敵鬪以鎗點地躍而起輒三五丈飛行稠人之上以戰濠一二丈川澗跨越之如溝澮耳二人謀勇相挾由是橫門夷落推爲渠魁覦諸酋之附近而稍弱者歲以畜產分給而倍征其入既得苗夷之利又謀伺我之商民經其地者輒誘他苗會邀刧掠官差健步往探訪健步必謁溪請計溪乃要我重賄期爲勦之健步歸報官司從之溪乃以素不能服之苗遠而悍者指爲賊導官軍往緊捕于是遠苗畏憚亦服從之其後與我官司益狎我凡有事

就令訪處不復閑備之矣三堂之寨麻者皆行歲賂溪益自恃為惡滋甚每交訌官苗使爭鬪以收鷸蚌之利歲輒數次其志小則規為土官大尤未可知也以是清平一境官苗交受其害歲無寧居孔鏞為都憲受命鎮巡貴州初至尚未知之往往見報某地被賊刼殺官兵某地刼殺民商鏞問何以處之上下皆謂須為之阿溪當治鏞言清平為指揮使司諸土官宣慰等乃命官督責且衆何以不能治軍吏借一寨主力羈縻之徒耶心固疑之漸詢諸人人以溪凶横且私于監軍摠帥言之恐無益得禍多不吐語鏞詗咨轉力乃得前扇亂諸狀謀欲除之因佯和監軍摠帥等召迴護之鏞益信其私

懋知不可與共事。且務欲去之。乃命復自往清平。衆逈之。鏞不聽。獨至清平。復訪求部曲之良。有指揮王逈素才而端方。稱疾不莅事。鏞召而詢之。因厯和時事。適有言而不及溪。鏞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大且要。爾乃不言。何也。通不答。往復數次。竟默然。鏞曰。吾所以異待而以爲觧辦大事。非輩行等。今爾何以酧我。通曰。言之而公事且辦。則一方受福而愚亦有益。否則公獨已耳。吾家亦赤。乃當應何。鏞笑言。何用不克。通始慷慨許諾。陳列根枝。鏞問溪所任何人。何以能通吾土官。通曰。彼獨藉王指揮陳總旗二人。公必先得此二人心力。乃可濟。鏞曰。吾自能之。通謝去。鏞候旬朔。郡將校參者時號于

衆曰今急缺一巡捕官若輩悉向前吾自擇之乃徑指
王曰可矣獨留之衆出王前鏞詰之曰汝何以與賊通
王驚諱之鏞曰阿溪歲賂三堂誰之通我已備知而尚
諱耶王悚惧不敢言鏞曰吾今貰汝罪推心用汝必取
溪自贖仍被濃賞或貳或假則重辟不免汝矣王叩頭
曰信如公言然阿剌之猛雖欲擒之不可得奈何鏞曰
然則事遂已乎王曰當更得一年少多謀者同事乃可
濟鏞問誰王曰無如陳揔旗鏞曰諾吾今授汝檄令舉
謀勇之士帥所部兵來有事指揮汝則徑舉陳與俱來
王受令去少之偕陳入見鏞初問之亦若問王者陳諱
駮亦若王屢顧王王曰勿諱為吾與若事公已悉知之

若當用力以報公。陳亦言其難狀。鏞曰爾等能誘之出

乃計令以一人牽牛在野。陳入寨訪誘。令出劉而面從

王率勁卒伏牛房。何出擒之。且刻其期。遣他兵來援。又

預檄近溪。各寨及期各以部兵同集助之。議定。陳受教

去見溪。溪曰何久不來。陳曰新都堂至。故不能來見老王

溪曰都堂何如。曰無能爲耳。溪曰聞在廣解捉賊何謂

無能。陳曰同姓耳。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陳曰姑徐徐

何以遽舍重貨。溪留陳食。縱談。則及牛事。陳曰適見道中

牛來審較老王家牛。何似。然亦大矣。優劣未可決也。溪

曰寧有是乎。審爾。我當致之。陳曰牛人非商販。似不可

致入寨。溪曰我去觀之。陳佯曰何必自行。溪奮曰必去

必去因顧刺令俱陳又激之曰新都堂在上王豈敢去乎刺怒曰何都堂能沮阿刺足耶因卽座以鷄卜不吉溪言吾夜夢大網恐不利出陳曰夢網得魚牛必屬王矣溪刺乃與陳刻木卽俱起三騎聯而出至其地視牛耶爾溪詭樂命酒飲忽報巡捕官至陳曰王知之乎三指揮也盍往訪之溪曰何彼來可陳曰豈有新官遽下訪人乎因勸令往又說令去所佩刀曰新武職官見刀以爲不利是求好反惡也溪乃去之既往見王留坐因戲謂溪刺新上司按臨至境何不夙迎待此來何爲溪刺猶謂故戲漫言拒之王怒曰戲乎吾豈不能執汝溪刺猶笑傲王呼伏出數百人往擒刺刺徒手搏傷數十人

竟就擒并溪黎之時撥兵至正無失期諸寨兵亦集其圖之鏞又夙造二檻車隨王令一得溪剌即囚之徑赴貴州無經清平恐其黨刼之也于是一如鏞命赴至三司鞫之論死鏞臨問無一語第仰頭背死剌語人曰吾不畏千萬人獨畏一孔公耳然亦不知其擒我若此易也中官猶爲辨枚鏞言吾不死若事猶能辦乎溪剌死溪有二子寵㑹勾鏞又劾都勻官司徑擒之番殫焉

十一月火篩寇大同宣府命侍郎許進督軍侍郎劉大夏轉餉禦之

是年虜火篩強結諸部落迭寇大同宣府歸正人言虜謀深入乃勑侍郎許進督軍劉大夏轉餉禦虜大夏受

命瀕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處之旣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充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爭相爲市乃轉賣邊上軍民糧草陞續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糴無處糴買。遂爲邊儲之長利云

終